

第一章 军事教育结构绪论

现代社会十分复杂，拥有众多的社会子系统，结构高度分化。各子系统的形成和结构差异与社会整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功能分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是一个功能的统一体，在这个功能统一体中，各组成部分，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子系统，既对立又统一，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功能作用。并且，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化，新的社会子系统在不断的孕育产生着，以分化的功能满足社会整体不断增加的发展需要。

随着阶级的产生，军事系统从社会大系统中独立分化出来，以满足阶级斗争的功能需要；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教育子系统又从军事系统中独立分化出来，以满足军事斗争对军事人才日益复杂的需要。随着军事斗争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日益加强，现代军事系统对现代军事人才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军事教育已成为军事系统的一个复杂子系统，拥有一个复杂的结构。

军事教育结构，从纵向上看，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发

展的长期过程，是军事系统复杂化和功能分化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高等教育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子结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一直是军事教育结构历史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从横向看，军事教育结构始终受到社会大系统的决定性制约和自身内在逻辑的规定。并且，由于世界大文化、大科学、大军事、大教育的出现，千姿百态的各国军事教育结构，在共同规律的作用下，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共同的走向和趋势，以开放的姿态相互撞击和融和。展望未来，不断调整军事教育结构，是军事教育系统适应军事系统和社会大系统发展需要，履行自己社会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一节 军事教育系统的结构

军事教育系统的结构，是军事教育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稳定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方式、规则和秩序，是系统的内部形式。结构的重要性在于，系统即使要素相同但联系规则不同，就会因结构不同而产生不同质的系统，从而使功能也大不一样。在大自然中，同样是碳元素，因元素的排列结构不同而组成性质迥异的金刚石和石墨；同样在军事教育系统中，因军事普通高等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的结合

方式不同（两者混和或“串连”）^①，也会产生军事教育系统的很大区别。这就是所谓的同素异构现象。

军事教育系统，由于考察角度不同，其结构的具体含义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杯子，如果研究其形状，杯子的结构就指其物理空间关系；如果研究其图案，其结构就指色彩的搭配；如果研究其构成材料，其结构就指材料的物理或化学组成。同样，军事教育结构也是多维的，如时间维、空间维、知识维、方向维、宏观维和微观维等等，每一维都对应着军事教育系统的一种或若干种结构，如层次结构、地域分布结构、科类（专业）结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等。由于军事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从各个角度列举的结构种类非常之多，我们这里要研究的只能是其中几种重要的宏观结构。

从军事系统和社会大系统对军事教育的功能需求，与军事教育系统的相互关系考察，即从需求—结构—功能的角度出发，军事教育系统的几种主要结构是：类型结构、层次结构、科类（专业）结构、院校结构、管理体制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其中，类型结构、层次结构、科类（专业）结构是关于军事教育系统的培养对象结构，是对军

军事普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并没有本质区别，军事普通高等教育仅是指对军事人才实施的普通高等教育，可以在地方院校实施，也可以在军队院校实施。军事普通高等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都是现代军事人才必须接受的教育，两种教育的结合方式详见第五章。

刘敬发、候风歧：《教育的多维结构》，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军事教育系统生产的产品——学员所接受的教育类型、层次、专业进行结构分析；院校结构则研究教育类型、层次、专业的混合与规模效益问题。管理体制结构以及社会结构是军事教育系统的深层结构，揭示军事教育系统质的特点，说明军事教育系统之所以产生独特社会功能的质的规定性，管理体制结构和社会结构分别是军事教育系统深层结构外显和内隐两种结构的形式。

一、军事教育系统的培养对象结构

外部对军事教育系统的需要是多样化的，有政治的、军事的、科技的、文化的、经济的多种复杂功能需求，这多种功能需求，集中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多样化上，体现在军事教育系统的“产品对象”——要培养的军事人才多样化上。体现多方向、分层次的功能需求，必须对培养对象区分不同的领域，划分不同的层次等，进行培养对象结构的区分。培养对象结构，横向上看是科类（专业）结构，纵向看是层次结构。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和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得接受普通高等教育成为军事人才所必需；军队的技术军（兵）种增多，职业化程度迅速提高，使得接受军事职业教育也为军事人才所必需，因此又有了关于军事普通高等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相互关系的类型结构。

类型结构，是指对军事人才实施的普通高等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在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区别和衔接关系。不同国家军事教育系

统中普通高等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的衔接关系是不同的，构成了不同的军事教育模式。

科类（专业）结构，在军事普通高等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中都存在。在军事普通高等教育中，科类（专业）主要是依据学科的分类确定的；在军事职业教育中，专业主要是依据不同的兵种和专业部（分）队的编成所形成的社会化分工确定的。科类（专业）结构，一是指各个科类（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等要素；二是指各科类（专业）的关系，包括定量比例关系。

层次结构，同样在军事普通高等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中都存在。在军事普通高等教育中，教育层次指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在军事职业教育中，层次指初级军官培训、中级军官培训、高级军官培训。层次结构包括各个教育层次的特点，培养目标与规格、学制年限以及上下层次间的衔接关系，和各层次的比例关系。军事普通高等教育中层次结构的变化趋势是，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随着战争的高技术化特点日益突出，层次结构的重心逐步上移，本科和研究生成为主要培训层次。

院校结构，是多种科类（专业）和多个培训层次在一所院校的混和产生的综合结构。院校结构也包括教育类型的混和。结构的混和必将产生新的质，院校的办学规模效益不仅取决于在校生的多少，而且取决于院校结构。层次结构、科类（专业）结构可以看作是院校结构的分解结构。

二、军事教育系统的深层结构

层次结构、科类（专业）结构、类型结构等，都是与社会对军事人才培养需要直接相关联的结构，我们将其称为军事教育系统的表层结构。然而，是军事教育系统，而不是其它的军事子系统，能够形成独特的军事教育功能，在于军事教育系统不同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质的特点，实质是军事教育系统结构的质的特点。政治系统具有社会政治功能，经济系统具有社会经济功能，文化系统具有社会文化功能，军事教育系统具有军事教育功能，而功能的不同，在于各个系统结构的质的不同。军事教育系统的质，不能从表层多维结构中寻找，而应该从军事教育系统的深层结构中寻找。军事教育系统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次的结构。

（一）军事教育的深层外显结构形式

军事教育的深层结构有外显和内隐两种结构形式。外显形式，即军事教育的管理体制结构。军事教育管理体制结构，是关于军事教育系统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限划分的制度结构。它是根据军事教育系统的社会本质特点建立的，以将系统内的个人和各个部门有效地组成一个功能整体。从第九章的专题研究可知，军事教育管理体制结构集中体现了军事教育的深层内隐结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军事教育管理体制结构是深层结构，同时又是外显结构。

（二）军事教育的深层内隐结构形式

军事教育的深层内隐结构形式，是把军事教育系统视为一个社会系统，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剖析军事教育的系统特质所得出的一种抽象图式结构。

我们认为，决定某个社会系统具有特定的功能输出，而不是任何一个其它社会系统也具有这种特定的功能输出，在于该社会系统独特的深层内隐结构形式。因此，军事教育系统的深层内隐结构形式，决定了军事教育系统的独特功能输出。例如，为社会培养军事人才。所以，研究军事教育结构，必须研究其深层内隐结构形式。但是，由于我们课题研究的逻辑展开不能对内隐结构形式单独设章讨论，而其思想又必须在军事教育管理体制结构等章节中得到运用，所以我们在绪论中将其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

1. 分析军事教育深层内隐结构的方法。我们以马克思通过考察劳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方法为入门的向导。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分析社会系统结构的典范，科学地勾画出了社会系统由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总结构。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以劳动为逻辑起点的，“在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②。在对简单劳动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劳动的性质与水平，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者和

陈桂生著：《教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1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出版，第 254 页。

劳动资料的结合，而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劳动藉以进行的社会关系指示器”^①。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结合是技术结合。生产劳动的性质和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分工、协作），即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考察生产关系（劳动过程藉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直至以要素勾画出社会的总结构。

军事教育结构作为一种社会子结构，分析其构成要素同样可以采用以劳动为逻辑起点的分析方法。

军事教育的劳动，具有具体和特殊的含义，即知识的操作。这是军事教育领域区别于经济领域和其它军事领域的特殊的劳动形态。劳动者是学者和教学人员，劳动资料是知识，学者和教学人员运用知识进行劳动。军事教育系统的知识操作有三层含义：当把历代积淀留传下来的知识经过深思熟虑地选择之后传授给受教育者，就是教学。从这个意义上，教学即知识的传承。当对知识进行思考、批判和创新时，就是科研。当运用知识直接服务于军事系统其它部门时，就是知识的直接运用。知识操作的三层含义，就是军事教育系统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②军事教育系统，是进行知识操作的正规社会机构和组织。

军事教育结构，是在军事教育系统内，在知识操作过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204页。
^②现代高等教育系统，都具有以上三种功能。

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即马克思说的社会结合的结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教育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

在这种劳动关系结构中，分工、协同总是必要的。首先“是劳动分工，就是许多人单独地或集体地在其中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组织结构。劳动分工是任务的界定和委派。它置人于特定的角色之中，并把特定的责任分派给他们。”^①其次，是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它通过两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得以实现，即制度化和内在化。^②所谓内在化，是指军事教育思想，军事教育系统的价值规范和信念内化于角色；所谓制度化，是指组织规范和组织形式外在的对于角色的约束，核心是合法化的权力及其运用。内在化和制度化是协作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内在化产生系统的凝聚力，是制度化的基础。制度化形成规范的秩序，是内在化的保证。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军事教育系统是一个角色组成的网络，而每个角色由于内在化和外在制度化的社会过程发挥着角色应该发挥的作用。在这里，劳动分工（或角色）、信念、权力即构成军事教育系统深层结构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信念和权力是内在化和制度化的实质，是分工

[美]伯顿·R·克拉克著：《高等教育系统》，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 页。

于海著：《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2、389 和 405 页。

基础上协作的互补的两个方面。我们通常谈军事教育深层结构的问题，就是指角色、信念和权力及其结构的问题。例如，认为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是军事教育的深层结构问题，恐怕不会有疑问。

军事教育结构的发展水平，以知识的发展水平为测量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结合称为技术结合，劳动资料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和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作为军事教育系统的劳动资料——知识，则是军事教育结构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和指示器。军事教育系统所操作的知识达到什么水平，就意味着军事教育结构达到相应的发展水平。这在军事教育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表现是很明显的。

需要指出，军事教育系统的构成要素，与军事教育要素有内在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军事教育的要素——教育的主体、教育的客体和教育资料^①——是就知识操作的第一种形态即知识的传承而言的，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可以视为系统的要素，但对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军事教育系统，则可以理解为教学、科研两个子系统中教学子系统的要素。

2. 军事教育深层内隐结构的构成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角色。知识操作的主体是教员。教员掌握着各自的专业知

徐必鸿、吴重涵：《中西军队院校教育训练的特点分析》。见《中国军事科学》1995年第4期，第50页。

识群 (bundles of knowledge)，驾驭和运用着各自的知识群。当它们从事教学时，它们力图把知识群的某些部分传授给学员；当它们进行科学研究时，他们就力图扩大知识群的范围，或重新建构、改造知识群；当教员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深入到部队解决问题时，他们就力图运用知识直接服务于军队建设。

因此，军事教育系统内部本质上是按专业（知识的分类、不同的知识群）进行工作分工的。和普通高校一样，军事教育系统内的教学人员最大的共同之处是用知识工作，他们的最小共同点是普通常识，因为他们都处在各自专门知识前沿领域。他们沿着不同的方向工作并取得成果。因此，军事教育系统内的教学人员，相对于军事系统的其他子系统人员，不同专业人员（角色）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松散的，是以知识群为纽带而组织起来的。

由于军事教育系统知识群包括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职业知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知识。因此，分别操作这两类知识的角色性质也有所不同。军事职业知识通常针对某种职业岗位而设立，具有综合性、规范性、技能性（不仅指动作技能，还包括岗位工作技巧）的特点，不太强调学科的系统性，知识比较松散。因此，作为一个军事职业知识操作者（军事教员），相应军事岗位职业合格扮演者的色彩比较浓。传授培养排长的军事职业知识，自己至少必须是一个合格排长的形象，具备一名排长的综合素质。所以，作为军事教员，角色的专门性相对较弱，交叉性相对

较强，工作岗位的流动性较大。这就是各国军事教育系统普通注重从结构和机制上鼓励军事教员与部队、机关、学员队保持流动的原因。美军的军种学校，干脆就把军事教员纳入学员队的编制序列中。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操作者（一般为文职教员）其角色特点与地方高等学校的教师角色特性相似，即角色的高度专门化。但他们又是军队中的成员，还扮演了军队成员的角色，负有军队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享受军队成员的权利。

第二个要素是信念。军事教育系统的信念是以知识为基石产生的，是一种弥漫于军事教育系统每个角落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常常以教育观念、教学思想的形式存在，对于专门从事知识操作的人们来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首先，各知识群的专业人群由于采用不同的专门方法和思想而构成有特色的“思想集团”（*thought groups*），固守着本知识群的学术信念；其次，军事院校的所有人员又创造了一个院校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对该所军事院校的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再次，一个国家的军事教育系统还存在着一种价值传统。比如，西方国家的军事教育目的较偏向于个体本位观的价值取向，我军的军事教育目的比较偏向于社会本位观的价值取向。最后，军事系统的价值是构成军事教育系统价值规范和信念的一个独特方面，表现在军事教育系统的人员一方面对军事系统共同的价值准则的认同，另一方面与军事其它子系统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性甚至对立的因素。

从军事教育系统的深层结构来讲，与其说结构的调整，观念转变须先行，不如说观念的转变本身就是军事教育系统深层结构的变化，并迟早会引起表层结构的改变。

第三个要素是权力。依据知识群类别的角色的分工，建立在知识群基础上的多样化价值取向，需要一种整合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权力。“系统结构是一种倾向性的调动 (a mobilization of bias)，稳定地提出某种观点，促进某些群体的目标，把另一些群体的目的列在次要地位。结构准许或否定群体成员的意见，这不仅表现在它决定由谁来安排议程和由谁来告诉其他人做什么——决策，而且表现在它限制将要作出的决定的范围——非决策”。军事教育系统的权力是极为重要的，“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内部由谁控制”^①。

军事教育系统的权力是以知识的权威性为基础的，这是军事教育系统权力区别于其它军事系统权力的本质特征。在军事教育系统中，知识的权威和行政的权威构成一种交叉的矩阵权力结构模式，但同时，由于军事系统集权特点的影响，军事教育系统的行政权威作用要比地方高等院校的行政权威作用明显增大。

军事教育的深层结构，就是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图式结构。角色是结构的基础；信念和价值规范、权力则是维持

[美] 伯顿·R·克拉克著：《高等教育系统》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0~121 页。

角色分工的内在化和制度化要求。这三种要素组合的不同模式，深刻决定了不同军事教育系统的本质和变化的内在趋势。而军事教育系统的技术结合，尤其是与军事活动有关知识的发展水平，又是军事教育结构发展水平的标志。与军事活动有关知识的复杂化，必然导致知识操作过程中社会联系的复杂化，即军事教育深层结构的复杂化。

探讨军事教育系统的培养对象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都是必要的。从社会需求看，社会大系统和军事系统最终关心的是军事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到底如何，关心的是军事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的军事人才群体结构的合理性。从社会需要看培养对象结构的合理性，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因此，我们主要是分专题研究关于培养对象的结构，包括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和科类（专业）结构。但是，探讨军事教育系统的深层结构也是必要的。研究军事教育的表层结构，往往离不开对深层结构的分析和揭示，否则研究就难以深入下去。表层结构在受到社会大系统的决定性制约的同时，又受到深层结构的内在逻辑规定。例如，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军事教育层次结构的比例关系、科类专业结构的比例关系都受到该国军事教育系统深层结构的很大制约。离开深层结构来孤立地讨论比例关系，不可能寻找到各国一致的理想的比例关系。因此，我们还专题研究了军事教育系统独特的管理体制结构，并将深层内隐结构的研究融合到各专题的研究之中。

第二节 研究军事教育结构的方法

对军事教育结构的分析，是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我们这里只讨论研究军事教育结构中使用的主要方法。

一、系统整体方法

军事教育结构研究，首先需要把军事教育当作一个系统，从整体上把握军事教育。在国内，教育结构研究使用系统整体方法，主要是将一般系统的概念引入到对教育的研究中；在西方，社会结构的研究及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则标志着从早期社会科学中主导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和人本主义哲学流派向整体论方法的转折。这一切构成了军事教育结构研究的方法论背景。

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等人认为，对现象的认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经验的现象分解成各个部分（成分），对它们孤立地一一加以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把整体仅看作是部分的总和，以为认识了各个部分，就认识了整体。列维等人认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它虽然有时也能说明部分的一些表面现象，但绝不能说明它们的本性及其真正的意义。另一种方法是系统整体的方法，结构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整体对它的部分在逻辑上有优先的重要性，因为整体性的结构规定着各个成分的联系及其性

质和意义；而孤立的各个成分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在于结构，”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结构。”没有结构就没有任何意义。”^① 结构主义者的整体性研究观念，的确道出了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变趋势：方法论手段的发展将保证从实物水平的研究转到系统水平的研究，从单人研究转到多人研究，从线性研究转到非线性研究，从一个单位的研究转到多种单位的研究。

系统整体方法是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高度的综合性，在逻辑上，是以综合为基础的。然而，它不是不要分析，而是在综合的过程中把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从综合出发，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再回到综合，遵循的不是“分析—综合”的思维路线，而是“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路线。

运用这样的思维路线来研究军事教育系统，首先，要把军事教育看作综合整体来考察，进而研究这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了解这个系统的结构。把各个组成部分（要素），以它们的内部关系结构为通路，又联结在一起，构成一个功能的统一体，这就是进一步的综合。

二、比较分析法

对军事教育的比较研究，是越来越受人青睐，运用越来越广泛，收获也越来越丰硕的分析方法之一。军事教育

莱尔：《结构主义思想》，第 133 页。

结构的比较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地方的教育结构研究，大量采用了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符娟明主编的《比较高等教育》列出专章，对前苏联、美国、前联邦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高等教育结构进行比较。郝克明、汪永铨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不仅着重分析了美国、日本、法国、前联邦德国和前苏联五国高等教育的科类、层次结构，还对 36 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了考察分析。英国的迈克尔·夏托克主编的《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管理》把美国、加拿大、瑞士、荷兰、南斯拉夫、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作为分析英国高等教育结构状况的参照系。而美国的伯顿·R·克拉克教授著的《高等教育系统》一书的副标题就是“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为写作该书，他主持的研究小组系统地研究了英国、美国、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瑞典、日本、加拿大、波兰、南斯拉夫、墨西哥和泰国等 10 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比较分析法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加倍重视，是因为，“在揭露我们仅仅研究一个国家、通常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时控制我们视力的独特的特征和无意识的假说方面，跨国比较是特别有利的。‘家乡’观念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特别有害。”^①这也完全适用于军事教育结构研究。

[美]伯顿·R·克拉克著：《高等教育系统》，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